

寂寞修正果

——读刘振夏的水墨人物画

方增先

听说搞艺术的人如果能得道，往往耐得寂寞，“耐得寂寞”这四个字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或许能够读懂刘振夏，就能够理解其中的真正涵义。今天，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挑战是市场的浮躁，人们对一个画家作品价格的关注往往超过了作品本身，因此，用在炒作和包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呆在画室的时间，而艺术别具一格的魅力和价值恰恰是无法用金钱的数字来衡量的。我们不必把商品化看作是艺术敌人，但艺术家只把获利当做追求的目标，无疑会让“艺术法则”屈从于“商业法则”。和这种常态相反，一个出众的人物画家独自在画室里呆了30年，刘振夏像一个入定的修行者，一切妖魔都无法干扰。这种追求艺术正果的“定力”不仅仅是毅力，还须有坚定的信念和充分的自信。

我最初见到刘振夏是1978年去太湖写生，途经苏州国画院，画院墙壁上挂了几幅山水、花鸟，还有人物，都画得不错，其中有一幅人物画给我很深的印象，非常吸引人，我立即禁不住夸赞起来。于是画院的人就去找他，到了快离开的时候，才见到他。当时正值浙江美院国画系开始招研究生，我就想起了他，希望他能来浙江美院考研究生。他很高兴地答应，表示一定会来。可是过了两个月了，报考时限将过，却一直没有他的身影，我很着急，他家里又没有电话，我只好打到苏州国画院请人找他，结果说他前几天已经下乡去了，具体去了哪里也说不清，而且也没有留地址。我又托了几个苏州的朋友，希望能找到他，可是最终也没有结果。对此我非常惋惜，担心就会失去一位优秀的画家。3年后，他在苏州办了一个画展，深得好评，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他的画一是人物生动；二是造型能力强；三是水墨技法表现力好。其中还有这样的评论：“如果说，刘振夏的造型能力



阳澄湖畔鸭鹅人 局部(水墨画) 刘振夏

比之古人要高明而不算稀奇，那么，比之现代画家的优秀者，他是堪称优秀者的。”又隔了两年，他应邀上海中国国画的邀请办展，成为画坛和媒体关注的人物。

后来，我由于工作调动，辗转来到上海，他经常来看我，但是很少再看见他的作品了，仅听他说希望再画得好一点。时间一久，很多人以为他不画画了，一直到最近，他带了一叠人物画的印刷品到我家来。这是他又经过20多年的磨练积累的部分人物画作品。从笔墨和画面的效果看，感觉他确实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画笔，因为这和以前我看到的画大

不一样，从用笔到对人物神态的挖掘，都让我清晰地理解到他如此“耐得寂寞”的意义了。

写实水墨人物画是20世纪中国画全新的品种，是将西方素描融化到中国画笔墨里去，有独有趣味的一种新画法，它要求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因为饱蘸墨汁的毛笔在宣纸上不容得犹豫和修改的，每一笔时，质感、体积、透视、虚实和节奏必须一次就表达准确，而不是像素描和油画那样的可以不断地修正。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特点是自然而不造作，它能够通过随意的挥洒来启发诗的意境和情感。这就像是在驾驭一匹

狂奔的千里马，若它不狂奔，则失其本真，若它不被驾驭，则不能驰骋。可这又谈何容易呢？优秀的人物画家不仅仅具有文人画家那样“随生发趣味，书写胸中逸气”的能力，更要在看似随意而又酣畅的笔墨中，把握严格的布白和复杂的形体，体现画面完美节奏和传神达意的效果。那就必须在长期刻苦练习当中才能慢慢达到。这就是“功夫”，中国人讲“功夫”就是既准又狠，下笔到位。我从刘振夏的画里看到在深入严谨的结构下，外松而内紧，一气呵成，达到下笔如有神助的境界。

古人画肖像，正如评价顾恺之那样“颊上加三毫，觉神采殊胜”，也就是说在面颊上加三毫，神采就会强烈地焕发出来。这三毫的细节是特征，所以说抓特征在人物画里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的画作同顾恺之的时代不同了，它对传神有更高要求，首先要求有强烈的形体和准确的结构，其次衣褶、道具等要有相互的关系和相应的质感。这些没有突出的素描、速写和默写的能力是无法做到的。刘振夏早年在苏州工艺美术专学习，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又把素描功夫转化成水墨语言，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水墨风格。他的“形象感”非常好，有很强的个性特征描写，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会有很强的形象特质，有些作品，在观看后即使隔了很长时间，闭起眼回忆时仍会印象深刻而宛若活现于眼前，这也许就是宋人所谓的“妙于生意而不失真”吧。

从我最初认识刘振夏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当初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现在已经两鬓如霜、年近古稀了，而我自己更是已经快到耄耋之年。三十几年的埋头苦干，人不知而不愠，平静地生活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可以说他是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画画上，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对自己手中艺术的要求非常严格、精益求精，至于社会对他有什么评价，他是有足够信心的，正因为有信心才耐得住寂寞。我相信大家在看到他的画册后，尤其驻足于他的原作前时，一定会感受到他艺术中强烈内在力量的冲击。宁静而后致远，时代需要这样的艺术家，艺术高峰应属于那些既有才华又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中去的人。



歌手(版画) 陈波

学院版画属于精英型版画，它以学术探索的趋前性、语言技法的精纯性、视觉形态的超验性而有别于大众型的通俗性版画，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雅艺术。学院版画注重对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注重对当代精神的揭示，在问题指向与文化针对性中寻求富有个性化的视觉载体。

注重实验、勇于探索是学院版画走向现代的动力，挑战传统审美模式，甚至突破版画的边界限定，在图式、结构、造型、色彩、媒材技诸方面，力主出新，不断超越，以担当学院版画的职责使命与彰显学院精神。学院版画还往往以超验的形态体现出一种理性倾向，蕴藉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对现实的超常感悟。因此，往往不能被普通观众所理解与接受，甚至一些专业人士亦感茫然。也正因此，我们强调学院版画走出象牙之塔，注重与社会的联系与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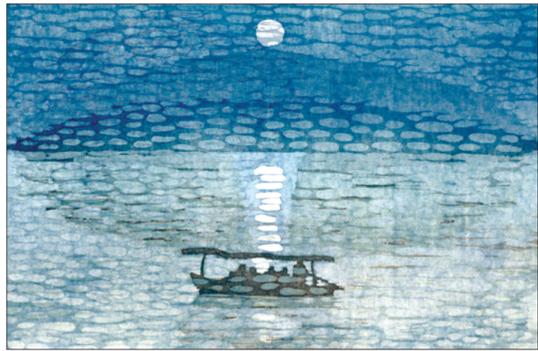
“2010深圳·第三届当代学院版画展暨论坛”是在前两次学院版画展暨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又一次高品位的版画展览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活动。与前两届不同之处在于本次学院办画展创作主体的年轻化，受邀的32位画家大都是青年版画家，有几位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覆盖地域的广泛性，不仅涵盖了大陆各美术学院，而且港澳台画家占近三分之一。这使得整个展览既具现代品质，又具个性差异，既体现出青春活力，又具新锐的创意。



旅人(版画) 齐晓河

学院版画 走出象牙之塔

齐晓河



湖畔印象(版画) 辜居一

当然学院版画的实验性、探索性决定了其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结构，而不是一个稳定的、恒长的完美系统。因此，本届展览中的版画也不都具有高品位，有的甚至显得尚不成熟。但通过本次的集

中展示与学术研讨，无论对其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版画整体水平的提升及版画理论的建设均具积极意义，对于内地与港、澳、台的文化交流及深圳的学术文化建设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自说自画

感受「春潮」

续鹤贤



春潮·回家过年(油画) 215厘米×195厘米 续鹤贤

有的打扮时尚手提各色礼品，有的着装朴素卷着铺盖，有的挈妇将雏，有的形单影只……一个杂乱壮观却又秩序井然的场面，一群形色匆匆的人，在外奔走多时，在一个牵肠挂肚的时段，奔向同一个方向——家。在媒体语言中人们习惯称此为“春运”，而每每看到那些匆匆的脚步与扑面而来的一张张脸孔，我所想到的一个词汇是“春潮”。

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选取了我的这幅《春潮·回家过年》(曾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我想，其中所描绘的“当代社会”情景也许是最为触动观者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

一个农业大国逐渐在各个经济领域崛起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口流动促动巨大经济提升，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个体在流动中寻求着生存的权利与发展的权利。外乡人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他们的衣帽穿着来看，已经很难区分本土和外乡、城市和农村的身份界限了。

只有到了那个让每个游子牵肠挂肚的时刻，无论是否需要远行，在城市中你都会听到一两句关于“春运”的消息。而到了城市里的交通枢纽，你对“人口流动”的感受会更加真切，会更加体会到“过年回家”这几个平常字眼的真实分量。

近年来每逢年关的春运高峰，我常常挤入火车站、汽车站那

喧嚣拥挤的人群中，不为旅行，只为观赏那一张张兴奋急切的脸，感受这个时代热气蒸腾的社会洪流——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趣味脉搏！这种场面，给我带来莫大的感动。

我常常喜欢安静地品读那些陈旧斑驳的百年老照片，在恍惚不定的旧影像中：有曾经的宫殿街市、宅舍屋宇，也有百年前先辈们茫茫人海中的一张张苦闷沧桑的脸孔。那场景中的一切一物究竟又蕴含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确信那是曾有过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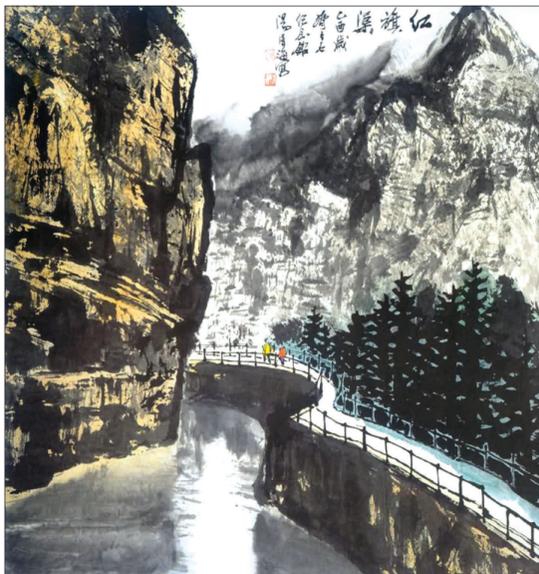
原来我们都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行走于今日的人群之中，那些为了“家”而奔波的人，祝你“过年好”。

风景·风景

陈劲勇

走在路上，观赏着美丽的自然风光：梯田穿插在相对平缓的坡地上，油菜花灿烂地开着，山村就坐落在阡陌之间，贴有白色瓷砖的小楼房分散在老屋群里。众多土屋已被废弃，只有墙面上的标语还依稀可见战争年代的印迹。耳边听着当地文化干部介绍一座座老屋显赫的过去，里面的人和事，让这片风景慢慢沉淀……

创作“武汉·印象——百年老房子”时，我最初有三种构思方案：其一，大风景的分割展示，黑色天空，多样的地形特征，历史的色调，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故事的片段式记载；其二，一种阳光的景象，用上面的分割方式，形成历史的片段绘制，以非常写实的手段再现对象；其三，边缘的巡航，水彩色、中国墨、丙烯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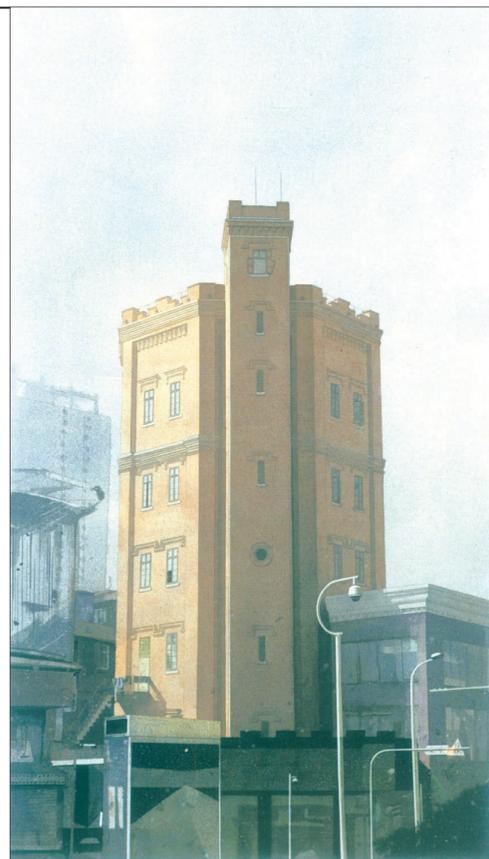


红绿渠(国画) 汤清海

风景画中的用笔方式，很多是画静物小稿或其他未完成作品中的某个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有很强的绘画性，在风景画中我只是把这种痕迹放大了，保留了中间状态，很值得玩味。

在作静物画时，感觉静物作为被描绘的对象，被人摆弄、支配，它的“地位”并不高，总是被俯视，我就产生了“改变”的意识。我开始查阅大量资料，研究欧洲古典静物画家的作品，发现在他们的静物画中散发出很浓的宗教意味，就像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和那些为宗教而创作艺术作品的人，如米开朗基罗对艺术的那份虔诚、安宁的宗教情怀。寻找到一种思想的依据，觉得那种感觉很契合自己的心境，就把这种感觉嫁接到自己的作品中……

武汉印象·水塔(水彩画) 陈劲勇



艺术还乡

“艺术还乡——汤清海、张国斌师生作品展”近日将亮相广东珠海古元美术馆，展出两位画家近作100幅。汤清海是岭南画派大师黎雄才的学生，其山水画深得岭南画派艺术的真传，作品表现出深厚传统功力，在章法构图上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治学态度严谨，创作勤奋惊人，能举重若轻地表现中国山水画的雄大气势。张国斌是汤清海的得意学生，作为湖南当代实力派青年画家，其在山水画创作上同样继承

了岭南画派的优秀传统，广采博纳、融会贯通，形成了清新自然、苍润清新的个人面貌。

汤清海艺术人生颠沛数十年，历经风雨方现彩虹。近年来他常常回到广东，回到广州美术学院，回到滋养他艺术生命的土壤中去。他希望在自己的艺术旅途上寻根觅源，力图找到历史长河中的印记拐角。所谓“艺术还乡”正是源于画家在艺术旅途上的反思和回归。

(普林)